

工作手记 | 江上人

## 我的首席工人梦

现在的父母训斥读书不用心的孩子,总会撂上一句:“将来没出息,就去当工人。”工人,似乎成了某种代名词,在现实生活中更是吃香不起来。“首席工人制”的兴起,也许是为人们的心理注射最后一针“强心剂”——谁说做工人没有出息?至少,也能赚上钱!

而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,做工人是无上光荣的一件事。工人阶级领导一切!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一点呢?常听弄堂里的一些大阿姐一边在水龙头下淘米洗菜,一边叽叽呱呱议论着“我们厂里头……”脸上充满着自豪和幸福感。那时,我就想,将来我也要当一名工人,而且是技术工人!

后来我从外地调回上海,去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报到。有关部门负责人问:“你能做什么?”

联想到自己曾在一家乡镇羊毛衫厂作过蹲点采访,眼见几个机修工最为吃香,每天享受着免费午餐:总有女工给夹上一块红烧肉或者递上一条清蒸小黄鱼,吃香的喝辣的,便说:“我想做一名技术工人。”又心虚地补上一句:“我曾学过钳工。”

于是,我被分到四车间当一名钳工。先跟一名郑姓师傅实习。郑师傅是一个老共产党员,操一口宁波话,据说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服役,连潜水艇也能修理,技术等级在全厂更是屈指可

数。我打起十二分精神,开始圆我的技术工人梦,并且想入非非地为自己制定了一个“奋斗计划”:争取在五年内技术等级达到七级,八年内成为超一流技师——用现今的流行语来表达就是“首席工人”。

然而,像我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人,怎消受得了铲、刮、凿、削、钻等重活儿呢?干了不到一个星期,指掌间已是水泡累累,虎口被榔头砸得皮开肉绽,手臂酸得捏不起筷子。更可怕的是,我是新进员工,必须跟夜班。半夜里睡虫上来,怎么也抵挡不住。而我的近视眼又让我吃亏不少:黑灯瞎火地钻在车床底下,常常半天找不到螺丝孔,脑袋还被撞得眼冒金星……郑师傅在一旁看了,不知是生气还是徒叹无奈,把头摇得像货郎拨鼓。我不由慨叹:做一名技术工人竟有这么难?有时不由动起了打退堂鼓的念头,但想到先哲语录: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乱其所为”,就暗

自咬牙干着。

可以想象,我这个学徒,出事是正常,不出事才是不正常呢。那天,郑师傅关照我在20厘米见方、5厘米厚的木板上打一排12厘米的圆孔。按理说,这是一件很轻松的活儿。板上钻孔已被定位,只要夹住木板,将钻床手柄缓缓压下即可。可我偏偏在轰鸣的机器声中做着作家梦。一走神,才钻了一公分的木板脱了手,被飞速转动的钻头带了起来。在我的惊叫声中,木板犹如一块人们在草坪上玩耍的飞碟器,旋转着飞向右侧。世上还真有那么巧的事!蹲在车床边修车的郑师傅正好直起腰来抹汗水,那木板不偏不倚,就砸在他的后脑勺。“扑”的一声,郑师傅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,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

所幸郑师傅死里逃生,仅落下轻微脑震荡。令人扼腕悲叹的是,我的“超一流技师梦”也随着那块木板划出的怪诞弧线就此破灭。虽然以后的日子里,我更加发奋学习,钻研技术,可谁也不敢再

用我这个冒失鬼技工了。我就像路边的一只破可乐罐头,被人从一个车间踢到了另一个车间。还是郑师傅表示出了一种父辈的关注:“我看你不是一块做工人的料,还是趁早去读书吧。不要像我们,没文化,就一直窝在这里了。”沉默片刻,郑师傅长叹一口气,说:“我就要退休了,本想收你为关门弟子,可工厂越来越不景气,技术工人也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和待遇,再过两年还不知是怎样一种局面,你不如赶紧改行吧。”

三年以后,一切均被郑师傅不幸言中,工厂严重亏损,被迫置换土地以求生存,别说技术工人,就连北京大学毕业的技术科长也下岗在家。有一天,已经改行做记者的我去看望退休在家的师傅。郑师傅病重卧床不起,但提起昔日的收徒授艺生涯,还是双目炯炯有神。他说:“虽然你没满师,但还是我最喜爱的徒弟。当年将你逐出师门,其实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!”我这才明白了师傅的一片苦心。

二十年过去了,郑师傅撒手人寰。值得庆幸的是,现在的形势又有了明显的变化,假如郑师傅知晓今日技术工人复又吃香,还推出了什么“首席工人制”,当含笑九泉。

而我,则对自己终没能成为一名高级技术工人而耿耿于怀!

我与同事实习生小边准备去一家羊肉馆吃火锅,我请他,感谢他在日常工作中,特别是网络技术上的大力帮助。小边用我的手机在网上预订,付款便宜了20元。付出的代价是我俩下班后顶着冷飕飕的夜风,骑了20分钟的扫码单车。

进了羊肉馆,让收银人员验过二维码,我们找位置等待服务员上菜。等了一会,服务员才为我们架上清汤锅,开始加热。又过了好一会,才用一个木制托盘给我们上了一大盘羊肉卷。我们确实饿了,急不可待开始涮羊肉,喝我们自带的黄酒以及羊肉馆免费送的柠檬汁。羊肉卷很快见了底,服务员才陆续给我们上其他菜,顺手撤去空空的木托盘。我们一样样把菜往火锅里倒。总体感觉味道尚可,也很实惠,唯一的缺点是速度有点慢,可能是馆内服务员太少。

我掏出手机,对了一下菜单,认为菜上齐了,边吃边说着中午在单位食堂打饭的趣事。我要了两荤一素,收款机上显示才五元钱,我感叹这么便宜,又要了一碗汤。收银阿姨这才发现漏算了两份菜钱,忙做了修正。讲完后我故作惋惜地笑道:“早知道不要那份汤了!”小边调侃道:“《红楼梦》里金钏说得好:‘金簪掉在井里头,是你的就是你的!’不是你的,也终究不是你的。”

当上来的菜被我们消灭殆尽时,服务员又用木质托盘给我们端来一大盘羊肉卷。法学院即将毕业的小边,看着这盘羊肉卷较真地问这是什么。我说这是羊肉卷啊。“不对,我们不

是已经上过一盘了,难道是牛肉卷?”小边质疑。

羊肉还在齿间留香,我当然记得已经上过一盘羊肉卷,附和说那就是牛肉卷。“我们有点牛肉卷吗?”小边让我把手机里的点菜单找出来给他过目。见小边认真察看,我笑说管它是牛肉卷还是羊肉卷,端上来了只管吃,反正已经买过单,不会吃亏的!说着操起木盘就想把一盘羊肉卷下锅。

小边忙伸手阻拦说“可咱也不能占人便宜!”小边通过仔细查验菜单确认我们没点牛肉卷,只点了一份羊肉卷,准确推理出是店家上重复了。于是招手叫服务员大姐,问这盘羊肉卷是怎么回事。服务员大姐误会了小边的意思,以为羊肉卷有问题找她兴师问罪,忙辩解说着羊肉很新鲜之类的话,面色严峻,神情紧张。当听小边说“你们多上了一份,我们已经上过了”时,她才长出了一口气,面带着愧与感激的神情,把多上的这盘羊肉卷又端了回去。

同样感到羞愧的还有我,拿起酒杯喝了一口,为自己辩解说“真要是下了锅,我们其实也没有占便宜,羊肉馆只不过是少赚了点。”小边举杯向我敬酒道:“我们下单就是和羊肉馆形成契约,他们弄错多给了,我们就得退回,这就是上海这座城市最为人称道的契约精神。”

与我晚辈年龄相仿的小边不愧是法学院的高材生,对契约精神理解透彻也是守约的楷模。他刚才的一番话让我面红耳赤,忙掩饰说今天不在状态,酒喝了一点点就感觉上头了。

时令话题 | 刘千荣

## 一盘羊肉卷

街巷杂谈 | 王智琦

## 垃圾分类管理员

上海实行垃圾分类有两年多,市民们已养成干湿垃圾分类的好习惯。我每次去丢垃圾,大都会碰到垃圾分类管理员,这是一个少有人关注的新职业,他们的甜酸苦辣,折射出现实生活中很有点意思的一个侧面。

刚开始,来了一对安徽母子,母亲勤快豪爽,儿子很能干,把垃圾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,闻不到刺鼻的气味。垃圾分类管理主要靠儿子,母亲忙里偷闲还要去做钟点工。儿子剃着板刷头,圆圆的大眼很有精神。居民拿来的生活垃圾一倒,他立马能辨识出是否干湿混装。时间一长,偷懒的居民不敢捣糨糊,垃圾分类井井有条,众口称赞。

暮春初夏之际,天气凉爽,小区里中年大妈晚餐后来扔厨余垃圾,闲来无事,围拢在垃圾厢房前家长里短,做母亲的有时也会附和几句。有一中年大妈好事,问小伙是否结婚。小伙摇头,母亲却突然说:我儿子长得这么精神,给你们做上门女婿,要不要?大家哄笑起来:做上门女婿可以,先去买套婚房吧。母子俩对望,不吭声。

此后,居民们发现小伙干活有些心不在焉,垃圾还没清运出去,却不断有快递包裹丢在门边,有时会突然踩着黄鱼车,装来满满一车瓜果蔬菜向居民兜售。想要多挣点钱不错,但人毕竟精力有限,垃圾厢房开始有异味逸出,垃圾桶满也得不到及时清

运,居民们很有意见,有关部门来检查垃圾分类,逮个正着。母子俩双双下岗。

接替母子俩的是一对中年夫妻,来自江苏。男的黑而瘦,女的胖而白,两人喜欢笑,尤其喜欢逗引孩子说话,很快与小区居民打成一片。小区地方大,居民集中到一处倒垃圾不便,夫妻俩又在东北角和西南角增设了垃圾桶,大为便利了居民尤其是老年人,只是苦了夫妻俩,经常踩着电动黄鱼车搬运垃圾,路上碰到有居民正好去扔垃圾,便赶紧停车,直接放到车上。有居民家重新装修,敲下的木料、门框、玻璃等都帮着处理掉。今年天气特别炎热,初秋如同盛夏,每次见夫妻俩满脸都是汗,晚上七点多还没吃饭。男的永远在忙碌,女的有时抽支烟解乏,看见我便递烟:爷叔抽一根?客气得很。

家里订报多,几个月便堆积成垛,无意中与男的说起,他赶紧表示:我们收报纸的,立马敲响我家门铃。他见有《解放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等报纸,抬头擦汗时说:我儿子也经常看《解放日报》。我一下子不明白什么意思,看看他。他告诉我:儿子研究生毕业后,在南京某学院担任党委副书记、副院长,过两年等他做不动了,就回南京养老。他黝黑的脸庞两鬓斑白,一笑,露出雪白牙齿,整个人看上去亮堂堂的。